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四

哲宗

紹聖四年正月錢大昕朔閏考丙申葉祖洽繳呂孝廉

知曹州呂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丙寅知曹州

十一日葉祖洽繳呂孝廉為京東運副原注云紹聖四年正月

治言先帝修復官制其意蓋欲使年備要云紹聖四年正月

混亂也故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其行爲更相檢察而不得

繳之門下省置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其行爲更相檢察而不得

蓋以爲廟堂之上議論設此或爲事其不可讀其則不行之

則給舍得舉其職上聞如書舍人則政事之闕主有未然

而朝延無過舉今使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又令凡有

書過文字並不同避人准此則中書舍人給事中給事中

事當卽是中書舍人避人准此則中書舍人給事中給事中

壬寅詔黃履蔡京林希各薦可充御史者一人長編卷

十一日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言嘗聞陛下命黃履蔡京

履蔡京云云原注正月十七日命履京及林希

林希同舉太學博士鄭居中上殿為御史長編卷四百

四年四月戊子曾布曰太學博士鄭居中上殿何如

甲辰呂嘉問除江淮荆浙路發運使長編卷四百八

又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十九日案宋史呂嘉問

復相制嘉問注云正月十九日案宋史呂嘉問

案續以減口嘗薦鄒浩南遷坐罷知懷州編年備奏

計登對不緣六曹遂除待制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

妹與嘉問結為死黨

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姓名責降人

宮觀居住乃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孫弟姪各不得住

本州鄰內子孫仍並與次遠路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

并見在任人並罷紀事本末卷百二原注紹聖二年十月十五日類定責降人姓名未見

刑部侍郎邢恕改吏部侍郎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

粉昆事又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四年八月丁酉蔡渭奏

究治張士良獄原注恕以二年十二月自青州入為刑

月改吏侍

丁未王瑜除京東路轉運副使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

言單立文字乞委王瑜錄問原注王

己酉兩浙發運使周秩除京西路轉運使長編卷四百

年八月壬辰委秩體量獄事又卷四百九十三四年十

二月癸未周秩察河南變事原注正月二十九日浙憲

除京西漕案王革甲申維記周秩重實過高鄉言紹聖

中厚洛人告言文及前劉唐老與李邦直將生變誅章

為京西轉運使諸人治以下至兩制侍從皆及之召則重

先推究體訪侯有狀即治之其嘗以攻文判周純為知情不

告將引用誅族大降人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召呂重實

對曰欲盡誅族大降人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召呂重實

卿令國門聽旨俟其有實即遣誅諸人於嶺南重實既

至西京捕文劉置運司別聽且辟程公孫專管當察訪

于外久之無狀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文凡三請自裁

寶貴台通覽卷四百九十四

卷一百一十一

二

未幾罷邦直留守知成都府且密諭重寶令有實即就
變必用元祐人遇有誅族之舉重寶即具奏且言元不
及乘輿不數日有令文劉逐便呂還朔部並不推治

庚戌殿中侍御史李清臣出知河南府三紹聖四年十

二月侍出知河南府改知成都原注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自

中京第三奏論文及甫書事原注清臣知河南府在四

年正月二十五日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春正月田嗣

宗坐指斥抵罪李清臣以嗣宗親黨出知河南府編年

備要云嗣宗清臣之表弟東都事畧李清臣傳哲宗幸

楚王第有婦人遮道叫呼誣告子田嗣宗外婦詔捕嗣

婦人本盧州娼常為清臣姑之田嗣宗外婦詔捕嗣

宗得之清臣猶未請去獄將具言者有疏論列辭宗既

伏法清臣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尋奪職知

真定府宋史路昌衡傳云李清臣四年四月甲辰呂惠卿

臣有狂婦之訴昌衡致之重辟
辛亥言長編卷四百八十六日又卷四百
九十二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
相度浮圖原注正月二十六日可參考

甲寅詔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相度保甲人才長編卷四
百九十三

密院奏河北河東陝西三路保甲人才小弱不堪

武藝者免之資治通鑑相度在正月二十九日甲寅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子瞻征嗣至是加封案畢沅通鑑云庚寅以阿里骨卒

己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更

二月案錢大昕丙辰朔丁巳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提
舉崇禧觀王存上表陳乞致仕故事當除東宮官詔特
授右正議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致仕其蔭補恩例各
只與一名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論事附會故也紀事本末卷百

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凶黨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
偶緣今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歿之後尙且優以
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若
謂其已死一切不問則使後世亂臣賊子何創艾至於
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制曰故司空同平
章軍國事呂公著資賦陰險世濟奸同盜竊虛名昧冒
休寵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使又制曰故正議大夫守
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資詭激之行以盜虛
聲挾矯誣之言以惑愚眾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使副
使又制曰故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王岩叟資險狡之
智而濟以敢爲挾兇邪之權而爲之死黨可追貶雷州
別駕詔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以上除王岩叟已罷遺

表恩例外餘并韓維並追奪遺表致仕子孫親屬所得

蔭補陳乞恩例孫固范百祿胡宗愈遺表子孫親屬蔭

補陳乞恩例並各與兩人餘悉追奪非奸險兇悖惡無

人臣之義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紀事本末卷百二案

年錄係于乙未誤今從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

月丙辰朔無乙未日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

表恩例可考初議貶光及公著等曾布謂章惇

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啟異時奸人施于仇怨則

吾人子孫皆為人所害燕光及韓維等家得恩澤已數

十年一旦奪之于人情未便惇曰維數年前方致仕布

曰亦五七年兼維在位不久必欲行則且施之于光及

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不若就其

身上追奪惇曰彼已死雖鞭尸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

其恩例乃實事布曰此雖快意然更且詳審布之意無
他但此例不可啟耳惇曰須畫一指揮布又曰不若止
治其渠魁爲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顯惡且
置之不妨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眾不合而去莫
亦無他惇曰與光倡和者正此人也布反復甚久卞曰
亦有可議惟許將默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爲嫌故爾

紀事本末
卷百二

壬戌詔罷承議郎張競辰夔州路提舉常平官以御史
蔡蹈言其險巧邪佞元祐中諂事呂大防蘇轍之徒故
也競辰蜀人王安國女壻與曾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
實薦之章惇而蔡卞以競辰嘗忤其妻極惡競辰亟罷
之

紀事本末
卷百二

庚午議石門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

長編卷四十八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

五日并二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

編云章秦知渭州以夏人獨斷今原文已佚陳經通鑑續

勝以通夏朝廷許之遂令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

帥繕理他岩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

蒨蕭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

之帥眾來襲秦迎擊敗之門峽二旬有日城成賜名平夏

城靈平砦章惇因絕夏人歲賜而令沿邊諸路相繼築

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凡五十餘里夏人懼又考宋

史地志鎮戎軍下平夏城原注舊石門城大澤聖四年

賜名又靈平砦下云紹聖四年原賜名平夏城大澤聖四年

展城作軍名曰懷德以靈平通峽鎮羌九羊通遠

勝羌蕭關隸之增置將兵與西安鎮互為聲援平夏城遠

東至結清堡一里五里西至石門堡一十八里南至靈

平砦一十二里靈平砦至古高平堡一十八里西至

九羊砦二十二里南至靈平砦

二十里北至懷德一十二里

戊寅長編卷四十八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

等寨進築原注云二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米脂浮圖

庚辰詔趙瞻傳堯俞諡告並追奪三省言近降指揮以
司馬光等造爲奸謀訛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其
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
蘇轍梁燾等爲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嘗
懲責而罰不稱愆內如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于本
罪未嘗明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
臣子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尙多亦當量罪
示其懲艾制畧曰呂大防資性冥頑心術狠戾背天地
之恩于先帝失君臣之禮於朕躬可責授舒州團練副
使循州安置劉摯趨操同邪性質險譎向由言路力附
黨魁倡和奸謀毀黷先烈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
安置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弟

武肆為抵噉晚同相光協濟險惡案太平治述統類此

敢私思寬貸又不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案集類演遺

老傳云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案集類演遺

南行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雷州紀

事作四年與遺老梁燾向附兇渠擢在諫職陰與子婿

傳異必有一誤梁燾向附兇渠擢在諫職陰與子婿

構造邪謀詆誣先朝可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

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習用小夫之私智專為流

俗之人案太平治述統類此

地以開遷除連部吏協濟過千先朝敗君以助邪謀案集

久從薄遷久追嚴誅苟其究免于終身案河以永懲於後

世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案邵伯溫聞見

禍忠宣獨不預至呂汲公南遷忠宣棄戒上書救汲公黨

惇怒亦諫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往每諸子公

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

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師執政與司馬光

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論役法不

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案集類演遺

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
事不合卽可汝輩以今日之言不可也有媿而生者不
若無媿而死又案編年備要云坐修實錄已上令所在
差職官或京職官已上監當官一員伴送前去經過州
軍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疎虞劉奉世
曩以小官附會奸黨密布心腹躡處要塗可落端明殿
學士依前中大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維
挾僞以干名抱虛而取進徇俗之意愚不可移朋奸之
心老莫能革可落資政殿學士特授左朝議大夫致仕
王覲資賦險僞善於原俗附會奸黨毀刺先朝可落寶
文閣直學士依前朝散郎守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
韓川孫升呂陶頃者大奸舊惡相繼擅朝而爾挾忿徇
私爲之死黨竊據要路肆言先朝造訕興讒無所忌憚

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詆法度以遂更變之川可

授依前官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升可授依

前官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峽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

庫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住范純禮趙君錫馬默

頃在初政嘗躋近班懷藉勢乘時之心起背公私黨之

計附會邪說專為悅諛挾持陰謀共濟兇惡夙負欺君

之心久逃附下之誅純禮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

句亳州明道宮蔡州居住君錫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

宮管句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默可落寶文閣待制依

前官管句南京鴻慶宮單州居住顧臨附會兇黨力被

薦屬緣洞察于奸謀不使超躋于近列案太平治迹統

司留鑰復結罪闕雖因人言當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

從貶秩責輕罪重眾不謂宜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

卷一百一十四

官管句洪州王隆觀饒州居住范純粹傾邪險詖出于

天資反覆導諛忘其文志弟兄倡和協助奸兇案太平治迹統

類此下有云變先朝拓土之功成一可落寶文閣待制

依前官管句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孔武仲頃由遠官

召至臺閣附會奸黨躡處要班逮予親政之初年敢爲

怙終之詭計失刑旣久眾論未平可落寶文閣待制依

前官管句洪州王隆觀池州居州王汾早以凡才濫居

儒館元祐之際附會詆欺眾論喧闐罪狀明白可落寶

文閣待制依前官致仕王欽臣張耒因緣奸黨躡處要

班挾持詭謀鼓扇兇焰欽臣可落集賢殿修撰依前官

管句江州太平觀信州居住耒可落直龍圖閣依前官

添差監黃州酒稅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爾父公著當

元祐初竊據宰司毀黷先烈變亂法度希哲可特降授
朝奉郎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希純可特降
授朝請郎差遣依舊光州居住姚勔向附兇邪爲出死
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謀可依前官守水部員外郎分司
南京衢州居住吳安詩頃者爾以邪朋竊處諫列鼓扇
兇焰附會邪謀可責授濮州團練副使運州安置晁補
之爾向以險邪之資力附奸惡之黨表裏倡和阿附導
諛可落祕閣校理依前官添差監處州鹽酒稅貿易添
差監海州酒稅務通直郎尋醫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放歸田里已上逐人并錢勰楊畏仍並依紹聖二年
八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揮永不敘復郴州編管秦觀移
橫州編管其吳安詩秦觀所在州郡差得力州職員押

仲前去經過州軍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別
致疎虞朱光庭追貶柳州別駕孫覺追職並兩官及遺
表恩例李之純追職及遺表恩澤趙鼎追職並兩官及
遺表恩例杜純追職遺表恩例李周追貶庚州團練副
使六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原注述先志齊度考核奸臣詆誣迹狀方斷以不疑政三年追刑于足繼述之孝彰矣新錄辨誣云實錄載呂大防以典下貶竄首尾甚備制書盡存之庶幾後世猶有考焉自
止蓋本于紹述之一言甚矣須畧加刪削不必備載矣後
自思親政以下職去制詞恐其為生民之禍鳴呼烈矣更
詳思之布錄庚辰晚間再貶大防擊轍盡等于是命得旨亦
不復道實錄亦不語及是日葉濤來頗惶遽布及已得旨然何
可入也實錄亦不語及是日葉濤來頗惶遽布及已得旨然何
百入二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未二十入日案長衢卷四
年二月二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未二十入日案長衢卷四
丑詔許大防歸葬原注亦云二月二十九紹聖四年七月癸
州是長編本從實錄書之紀事本末乃取注中布錄庚

辰晚云云繫于庚辰日下恐非長編原文今姑依紀事
編次又案陳桎通鑑續編云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
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州
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
得免時蕭已卒大防行至處州失明間命怡然就道或
貶所天盜名純仁純仁有七十年疾失明間命怡然就道或
謂純仁盜名純仁有七十年疾失明間命怡然就道或
其欲仁盜名純仁有七十年疾失明間命怡然就道或
善之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目俱喪萬里之行豈
路矣詔罷春秋科罷春秋科罷春秋科罷春秋科罷春秋科
秋不設科以魯史亡不可稽春秋科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復
設今罷之新錄辨誣曰不可稽春秋科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復
意班固曰孔子因漢儒據傳而作春秋左邱明論卓平如日
是以前史官因詔罷春秋科妄謂先帝以魯史之不可稽
月而史官因詔罷春秋科妄謂先帝以魯史之不可稽
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刪去案洪適容齋續筆卷十五云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
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于無可奈何
非人力所能為也乃若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
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
世之罪人也

癸未議進築九羊谷寨修築石門峽東塔子背堡

長編卷四

百九十六元符元年三月癸酉進築九羊谷寨修築石
門峽東塔子背堡畢工賜名原注紹聖四年二月二十
八日建議案宋史地理志九羊谷東至靈平砦三十里
西至甯安砦六十六里南至三川砦五十里北至臨羌
砦八里又議進築沒煙前後峽兩寨元符元年四月辛卯
進築沒煙前後兩峽寨畢工賜名原注紹聖四年二月
二十八日初建議案宋史地理志云沒煙後寨砦東至
通峽砦十八里西至正原堡四十里南至石門砦三十
里北至蕭關一百三十里南至懷德砦東至東灣堡七
里西至盪羌砦一百八里南至勝羌砦八十里

甲申制曰文彥博色厲而荏行偽而堅備公師於三朝

更將相而四紀曾靡云報尙何所仇案太平治統類

德肆其忿心初迷國以懷詐終朋奸而背善以理財裕
民之政爲暴刻聚斂之利以經武拓地之勲爲寇攘草
竊之計有臣若此於義可乎於戲明罰正刑可落河東
永爲垂世之戒彰善癉惡上慰在天之靈

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特降

太子少保案十朝綱要太平致仕依前潞國公紀事本
治迹統類作太保

二案十朝綱要彥博落節鉞太子太保致仕在癸未異
此日又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張茂則梁維簡譚虞趙約
內人樊氏
並責降

是月陳敦夫除秦鳳路提點刑獄使四元符元年正月

丙寅詔賜陳敦夫原注敦夫除

閏二月丙戌朔詔太師致仕文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

養司馬康追奪贈官

本末文同又於文彥博治通鑑載諸臣貶責云與紀事

注云史臣留正曰邪正不可並用君子與小人共事君

子終則必為小人所攻從古然也元祐之末劉呂主調停

之說則毫釐給舍參用小人如來之邵鄧溫伯鄭康陸

惇周秋之徒俱進華老微仲君子亦分其黨互相非毀

則大往小來羣邪並起小人身之計者張商英也今日乞

進侍無恥求見公者為入身之計者張商英也今日乞

乞以罪加司馬光者亦周秩也此猶可也而章惇蔡卞
張商英之徒既誦范純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貶司
馬光呂公著一十餘人竊既廢孟后且又欲追廢宣仁
死地而欲盡殺元祐諸賢既廢孟后且又欲追廢宣仁
死地而欲盡殺元祐諸賢既廢孟后且又欲追廢宣仁

章惇之罪可勝誅哉

上批張天悅

案宋史本紀作天說所進書觀其立意

狂妄詆訕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進呈取旨

詔以張天悅送開封府取勘情節申尙書省其後開封

府言張天悅私有景祐福應太一集及上書詆訕先帝

情不可恕詔特處死紀事本末卷百二案長編卷四百

言胡深疏云前日張天悅處死是刑餘無賴之入又言其言上斥神宗誅之固宜原注云天悅處死在四年間

二月又卷五百九元符二年夏四月辛卯詔勘鞠不結案及審錄覆奏者以違制論先是臣僚言右軍巡院鞠

前兗州萊蕪縣尉張天錫訛言詔特處死更不結案審錄仍不覆奏原注元符三年九月陳瓘論章惇殺張天

悅之徒以鉗眾張天悅見紹聖四年閏二月丙戌或即

是張天錫或別事當考又案編年備要云自是妄言者

丁亥詔曰韓川孫升爾等以顯附奸兇肆爲譏訕早負罪譴久稽典刑川可特責授岷州團練使副使道州安

置升可特賁授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詔知福州朝
奉大夫葉伸特令守本官致仕中書舍人蹇序辰言觀
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定州韓忠彥本因朝廷以其父
琦勲舊遂蒙先帝擢用寵遇甚厚官為尙書超躡夷等
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會奸惡同為毀訾望早賜黜責
制曰韓忠彥進由世臣擢自先帝歷躋禁從久贊事樞
當體前修以稗初政而乃助誣民之浮說行蹙國之匪
謀可依官降充資政殿學士

紀事本末卷百二

詔上清儲祥

宮御篆碑文蘇軾所撰已令毀棄宜差蔡京譔文並書

紀事本末卷百二案軾譔碑文在元祐六年八月丙午

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二上清儲祥宮者乃太宗出藩邸

時藝祖所賜予而建也中遭焚燬神廟時召方士募人

因紹東坡公為之記而哲廟自為書其額後秦陵親政

元祐用事臣得罪遂毀其碑又改命魯公改更其辭魯

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也

壬寅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安燾被遇先帝至爲執政方
文彥博司馬光競爲棄地之論燾實與其事內結張茂
則與之表裏外同奸黨爲之借留及蔡確得罪又從而
出力擠之當是時舊臣相繼被斥獨燾徘徊數年偶緣
喪母方私去位則協助光等爲多非特附會阿諛而已
究其本末背負舊恩見利忘義尤在韓忠彥上此皆中
外所傳聞朝廷所照見伏望聖慈更賜裁度比附同罪
已罰之人一體參酌施行制曰安燾持祿保躬協謀蹙
國依憑奸黨爲己助惡誣譏勞臣隨時擠陷上事寄託
久負譴訶特落觀文殿學士依前官差遣如故

二案燾罷知河南府在二年十一月乙未可
考東都事畧安燾傳云四年落職知大名府

紀事本末卷百
京西路

轉運副使周秩除淮南路轉運副使長編卷四百九十

辰委秩體量獄事又卷四百九十三四年十二月癸未

命法察河南夏事原注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先自浙憲

除京西漕閘二月河北路轉運副使邵鰲除陝西路

十七日改淮南漕發運副使書原注云邵鰲閘二月十七日自河北副除

陝副吏部尚書黃履除中大夫尚書右丞長編卷四百

元年蔡京言究問文及書事原注紹聖四年閏二月十

七日黃履自吏書為右丞案中大夫三字據宋史宰輔

增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曾布為中大夫知樞密院

事翰林學士左朝議大夫知制誥林希為中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案宋史本紀希知初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

在翰林草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省執政惇忌

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於是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故事

日得獨對乃疑布更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為

布所誘亦忤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戊辰希

言乞使臣依進士試策原注林希以學士改知樞密在

四年閏二月又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與臣不同原注引陳瓘彈蔡京第四章云章惇初

信京下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二年十月林希為執

政於是京有熟望而與惇睽矣四年閏二月林希為執

按確此章日有誤故長編卷四百八十七於四年五

學士也

甲辰詔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賁授瓊州別

駕移昌化軍安置詔州別駕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

州安置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劉安世移送高州安置

本末卷百二案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八月丁酉

究問及甫與恕書原注云閏二月十五日范劉再貶是

月丙戌朔十五日乃庚子紀事繫甲辰乃

十九日也與長編相差五日必有一誤

州長編卷五百一元符元年八月辛巳趙挺之言朱服

因持喪削今牽復節鎮理實未安原注紹聖四年閏

朱服知萊

二月十九日知萊州案宋史朱服傳紹聖初政因表賀
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為中書舍人使遼未久而母死
詔以其家貧賜帛二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提
馬城言其居喪疎几筵而徇處他室謫知萊州

舉汴河隄岸賈種民差同楊琰相度八長紹聖四年五月十
乙亥種民言導洛依元豐年例賈種民文輯此又長編卷四
百八十九紹聖四年四月丁亥賈種民往呂梁原注開二

年閏二月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據宋史河渠志卷四云四
龍坑及三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

種民同校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賈
乙巳承議郎李仲除提舉開修御河一長編卷四百九十九

李深上書原注李仲開二月二十四日改河以北承議郎
除提舉開修御河三月二十四日改河以北承議郎

丁未詔官員任本貫路差遣應酬獎並減半長編卷四
紹聖四年十一月戊寅吏部言本貫差遣酬獎

並減半原注開二月二十二日已減半指揮
戊申權知洪州朝請郎張商英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

副使紀事本末卷
百三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遺 卷十四 三

壬子詔朝奉郎守太府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王覲

改送袁州居住宋史王覲本傳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墾觀索侵耕官田表為墓田江水貫城中為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覲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太府少監分司故朝奉郎試中書舍人

南京又貶鼎州殊與此有異

孔文仲追貶梅州別駕及追遺表恩例鮮于侁追諫議

大夫集賢殿修譔故朝奉郎吳處厚追貶歙州別駕紀事

本末卷中書舍人蹇序辰奏劉奉世等皆緣棄地及

附會奸惡謗毀先朝致罪行未旬日最為近例而孔文

仲鄭雍安燾等猶未見行遣比之奉世等責罰其為失

當不倫甚明制曰鄭雍頃由附會得列言官乘時抵隙

驟至丞轄助成奸慝無補事功可特落資政殿學士依

前官差遣如故紀事本末卷百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大兩雷宋史本紀癸卯大兩雷五長編卷四癸卯京師雨雷自辰至酉

三月乙卯朔長編卷四百八十九紹聖四年六月丁酉

三月乙卯朔長編卷四百八十九紹聖四年六月丁酉

文閣待制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詔孫路

加實文閣待制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卯朔

戊午陸師閔兼都大都庫成都府利州陝西路茶事兼

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長編卷四百八十九紹聖四年

月四日當存一去一案今

辛酉西上閣門副使苗履權知蘭州兼管句沿邊公事

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戊申載履權知蘭

州原注云履權知蘭州已見三月七日案此與上條皆

兩書之例長編履申乞造熙河浮橋建金城關四百八

十五紹聖四年四月甲午金城關畢功原

注云三月七日履申乞造浮橋金城關

癸亥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何昌言并諸科進士等

及第出身釋褐六百九人

(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甲寅進士及第何

昌言方天若胡安國除官原注是日未啟封讀三人程

文至第四人展讀數百字曾布與蔡卞俱云文字顯不

如第三人恐不須讀啟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

上宣諭曰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益可降布曰事有適

于事變近于人情固當損益恐無可降之理使先帝在

位至今間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人當誅上甚稱之既

而林希爲臣言有可增損亦當隨宜損益翰林學士承

旨蔡京進曰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

益布曰恐無此理上顧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損

益京曰第言事當損益者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

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須降然卒降爲第七人及啟封則
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後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殿
放進士因言及損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極陳時變有所
不同人情有所不便豈可不得增損如此則是膠柱而
鼓瑟也況卽今行保甲如先朝團教事皆未可行三省
行八路差官法度累經修改終未如舊法凡此之類豈
非損益乃所以守先帝之法上曰第不失大意可矣布
曰德音如此臣復何言然今日在朝之人設此羅網以
爲中傷羅織之術凡有人言及朝廷政事所未安卽便
以爲非毀朝廷黨助元祐因此斥逐者不一蓋正直自
守之士無他罪惡加以此名則無由自辨然以臣所見
言之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小人惟利是視投元祐

黨中以取禍患亦無此理臣故云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陛下于人情事理無不洞達願更加審察林希進曰法度無不損益之理如編敕熙甯中修成元豐中又修今復重修若不可損益卽第當檢熙甯元豐敕遵行何用更修其他法令亦皆類此今日之論誠中傷羅織之端爾上頗欣納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又言子弟當禁錮之資產當籍沒之古今政事中殊無義理此奸人附會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憑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門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問臣曾聞宣諭否布曰不聞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當誅上甚稱之旣而林希爲臣言此必天若及放榜惇亦對蔡卞言惇知

此必是天若卷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決知是天若也上驚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爾惇所以知之況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家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此誠至論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于此上領之天若興化人也

紀事本末卷一百

庚午河東安撫使孫覽除樞密直學士長編卷四百八十九元符元年

五月丙子覽降寶文閣待制原注覽進密直在紹聖四年三月十六日

丙子呂惠卿築克胡山新寨案十朝綱目胡畢功賜名平羌

寨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未惠卿遷光祿大夫原注呂惠卿築平羌寨畢功在三月二十二日

日又四月庚子呂惠卿言李沂西界討蕩功原注平羌寨賜名己見三月二十二日又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己未惠卿遷官原注呂惠卿築平羌寨畢功在

三月五月二十二日又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十月丙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四

密院言惠卿進築賞厚原注平羌寨賜名在三月二十

新告成賜名平羌寨

戊寅提舉開修御河李仲改河北路發運判官長編卷

十一日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原注李仲閏二月二十

判

辛巳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甲辰呂惠卿

二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米脂細浮圖

等進築原注三月二十七日可考案宋史本紀辛巳西

壬午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

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

度譴毀宗廟睥睨兩宮交通近習分布死黨考言觀事

實狀具明而包藏禍心踪跡詭祕相去八年之間已有

不可備究者至其章疏文字行遣案牘又散在有司莫
能會見若不乘時取索編類必恐歲久淪失或邪黨交
構有藏匿棄毀之弊欲望聖慈特賜指揮選官將貶責
奸臣所言所行事狀並取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
樞密院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仍差給事徐鐸及
序辰紀事本末卷百二案長編卷四百九十七元符元
辰初乞編類在紹聖四年三月二日計一百四十三冊
月壬午乃二
令錄本進人見長編四也編類成冊計一百四十三冊
日邵經邦宏簡錄云三卷序辰編類光等事狀及臣僚章
疏人爲一帙凡四十三卷序辰編類光等事狀及臣僚章
陳經通鑑續編云章惇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
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
章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云章惇不治
法度悉不遺凡四十三卷序辰編類光等事狀及臣僚章
上疏畧曰伏聞金明池新造龍船費用萬貫肆爲侈

起也游吾幸幸于修國而過也其代本了水編戊網大明宗薛
居有幸王金金賞于爾命厚若費以木畢心年口要風德之窮
兢旨與不豫池池不度家過不其貴以工特毀簡以聞豈意慶極
慎不民同吾臣乞以燬之厚議功朝廷巧技牒十登金卯戊幸
如此御樂天以觀乘船何勘當十不爲耶若謂其勞也何多尚
實橋是下無一事之豫爲諸侯不游今月二上哲而獨
天下以主事也爲今聞聖駕幸金明子
之福器至重社稷所繫其造龍
也臣竊聞輿議所造龍
起也游吾幸幸于修國而過也其代本了水編戊網大明宗薛
居有幸王金金賞于爾命厚若費以木畢心年口要風德之窮
兢旨與不豫池池不度家過不其貴以工特毀簡以聞豈意慶極
慎不民同吾臣乞以燬之厚議功朝廷巧技牒十登金卯戊幸
如此御樂天以觀乘船何勘當十不爲耶若謂其勞也何多尚
實橋是下無一事之豫爲諸侯不游今月二上哲而獨
天下以主事也爲今聞聖駕幸金明子

船窮工巧華麗尤甚陛下必須乘御以臣愚見乘
 危乘不乘安陛下尚不乘橋豈肯乘船耶雖然此
 下若不乘船臣先事而言亦無所害萬一有之可
 未不然之戒臣安可以緘默傳有之千金之子不
 不倚衡聖主不乘危不傲幸又乘船危聖主不乘
 伏願陛下念之裁取進止其集一疏為上哲宗論
 費即續宋編年鑑所載者三年中己缺一全疏又
 升行實謂上疏為通鑑二年今在三年中己缺一
 國山叢談云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備且為國朝
 盛觀也其龍舟甚大上級一殿曰時乘既歲久紹
 末詔名匠易者新作焉久之落閣殿既高巨艦得
 鐵費八十萬餘他物畧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
 重乃十餘萬餘他物畧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
 始可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四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五

哲宗

元符三年二月

案錢大昕四史辨疑考元符三年歲在庚辰二月戊戌朔

辛丑進隆

贊位轄正上

續長編卷五百十九注案注云三年二月四日庚戌朔則四日辛丑

先是三省奏請故皇太妃瑩域合加崇奉及將來奉冊

典禮令禮官檢詳典故聞奏戊申同進呈

續長編卷五百二十竝注

輯合

己酉布同呈王恩躡遷在崇極及張粲之上

續長編卷四百八十八

四注及卷四百九十四注案此係紹聖三年閏事至是會布與臣僚同言及此李氏於紹聖四年注引其語

以爲證五年注又云三年二月己酉可考是李氏原書於此年載曾布言也今全文已佚不能詳錄二月戊戌

符己酉十二日也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元

庚戌

案續長編卷五百二十載向太后三叔父未曾恩語注云三叔父推恩在二月十三日庚戌今原

文已佚考宋史本紀二月庚戌向宗回宗良通節度使
太后弟姪未任者俱授以官不書其三叔父推恩惟向
敏中傳云以后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敏中
餘孫釋絳竝官太子中書敏中為太后之曾祖經其父
其叔父也

戊午詔以通議大夫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為門下侍

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徽宗紀庚申韓忠彥為

至庚申乃行也故庚申詔有宜速書詔行下之語

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彥之兄元

祐中嘗除尚書左丞以指人言遂移樞府(案)除尚書左

月丙午同知樞密院事在五年且元祐中祖宗故事廢

而不恤者多矣獨於此不敢不改有以也今乃除門下

侍郎雖忠彥非其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日不援以為

例臣恐政府將為敦愛外戚之地有日矣(紀事本末卷

百二十(案)陳

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五載劉拯言下詔曰韓琦定
策元勳忠彥見上純厚舊德二十五年載劉拯言下詔曰韓琦定
宗以仁德固結人心四事以碑政其峻之廣仁恩曰本朝自
功以仁安天下相之高政太急刑言太峻日諫官稷之福哉
下以仁安天下相之高政太急刑言太峻日諫官稷之福哉
耳日顯陛下其忠厚去疑之士親加議擢若敢言有補
則人行其言此當材則三去疑之士親加議擢若敢言有補
大利則人無彼小則當材則三去疑之士親加議擢若敢言有補
重則兵耕曰先帝興於陝西河東進築城從惟材之元祐其
而不可用兵皆先帝興於陝西河東進築城從惟材之元祐其
下考用兵以來幾千餘年所建之官軍物故者其數又
數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見矣謂宜即罷天下通責
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見矣謂宜即罷天下通責
還略韓琦傳云徽宗御忠史諫官下詔罷天下通責
忠直人而甄敘之有為御忠史諫官下詔罷天下通責
編卷五百七十一案元符二年冬十月甲子尚書省送
到工部狀準都省批案檢詳道河東流十一月甲子尚書省送
吳安持等奉復
呂希純王令圖王宗望黃思實訥等降奪有差至此安
持等奉復

辛酉曾布白上劉拯駁韓忠彥告何敢爾英廟除王疇
樞密副使錢公輔繳詞頭貶團練副使拯何可容上曰
不識拯亦不知其爲何人布曰蔡卞門下士臣嘗論范
純粹罷帥無罪不可不與鄧州卞力爭旣而卽日拯有
文字言大臣陰與爲地大行怒數語卞云拯何以知令
分析眾救之遂已上曰亦不知是卞門下人然拯但云
忠彥戚里未敢行下尋批出便行奏云謹已依旨行下
訖布曰此尤不可乃是嘗試陛下之意爾若可論當力
爭豈可便行如此乃是姦險尤可黜紀事本末卷百二
遂出拯知濠州事見四月戊戌上嘗諭布云禁中修造華麗太過牆
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麗尤甚又云
仁宗作一寶座議以爲華麗遂置之相國寺今非其比

外人何以知鄒浩亦嘗論列布云禁中地窄玉虛誠不

須作其他亦多不知但布曾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

日大行諭云昨日盡見北郊宮殿只是采繪些比他處

精好外面人言使了多少金也上云然賜茶處是後殿

案卷四百九十四作上前殿後有流杯曲水及亭榭無

非金翠亦與首飾一般鄒浩敢言無所不論須召還布

再三稱賀續長編卷四百九十四注鄒浩復官續長編卷五百十五

注蔣球蔣之奇等牽復續長編卷五百三十九注鄒浩復官續長編卷五百十五

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復有差案同時人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可考續長編卷五百十五

復官及蔣球蔣之奇等牽復並云是二月二十四日是是月辛酉也九朝編年備要云先是二月二十四日是

非常救之比竄請之年備要云先是二月二十四日是

時早得遷徒為賜大兼臣嘗蒙聖諭謂鄒浩豈可之死地如浩萬一不得生還於先朝亦非美事上曰浩

擊惇甚力章疏且存悼必未肯便與移敘布曰不若批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付三省不指名但以大赦因率復移敘之人速具姓名取旨則必不敢緩也上欣然納之於是詔浩復官監袁

官或除稅回監泉州或與官稅除或復

壬戌逐郝隨劉友端通鑑長編卷五百二十注案宋編年

問故上日彼自乞官觀因言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金翠皆隨友端所乞官觀因言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又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日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又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又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又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又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又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又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唯中開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
有堯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浦之水不得甘泉又不
能成鹽惟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為
鹽澤之患築大隄以防之蓋巫咸乃濁水入浦中則淤
潑有他異也

丙寅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高遵惠在元祐中言事切

直特贈樞密直學士賜銀五百兩續長編卷五百十九

詳云據告詞稱先帝即不在哲宗時也當丙寅

又云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立夫丁未

氏為皇純仁等竝收略本紀二月奉世呂希純王

又云韓純仁等竝收略本紀二月奉世呂希純王

安詩哲希純仁等竝收略本紀二月奉世呂希純王

呂希哲希純仁等竝收略本紀二月奉世呂希純王

劉安世秦觀程頤移鄭口竝宮觀任便居隨安州居

欽臣范純禮純粹和潤襄克英峽等州晁補之張末
河賈易王黃州通判劉唐老武勝宋彭官鄉浩黃隱黃庭
堅賈易王黃州通判劉唐老武勝宋彭官鄉浩黃隱黃庭
統類元祐黨事始末監當差遣案判官鄉浩黃隱黃庭
毫相又云張末通判黃州晁補之簽書武甯軍判官
屬公事黃隱監江州酒稅黃庭堅鄂州監稅賈易監

直學士賜銀五百兩

舒州茶鹽酒與

又云尋詔劉擊梁燕許歸葬華王瑋呂大防

三月案宋史本紀辛未給事中范鏜為龍圖閣待制知

瀛州初議進呈鏜除目章惇謂布曰蹇序辰亦可用布

曰何謂惇曰眾人皆動獨序辰未動布曰未動何妨揚

州自不虧序辰鏜乃昔曾議帥若不面議定必上前紛

紘惇曰善及進呈上曰鏜亦知邊事眾唯唯而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

甲戌承議郎權發遣衛州陳瓘為左正言紀事本末

編年通鑑云三月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鄉浩左

右正言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人但章惇蔡卞不樂爾

紀事本末專錄陳瓘傳並云瓘為右正言右字誤當據此

正甲戌彭氏治述統類作甲午似誤宋史張庭堅傳云

庭堅坐折簡別郊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

言在職前月數上封事其變而要言世之論孝則曰紹復
神考夫久則必有變革以於民而必怨者必復而謂之無補
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去小人人心所歸不爲無
於國司馬乞盡執復光論爭將以悅人心召還所推爲無
益於宮禁權爲左正言贈典與浩爲悅人正言庭堅以蘇軾
士論至是惟旨從郎言鄉與浩爲悅人正言庭堅以蘇軾
蘇轍可編管昭州汪行郎時與浩爲悅人正言庭堅以蘇軾
孔文仲編管昭州汪行郎時與浩爲悅人正言庭堅以蘇軾
峽中侍御史始上殿見治迹統類又州余史爽編管英州安
殿中侍御史始上殿見治迹統類又州余史爽編管英州安
人迷所向忠耶未判則抗疏請辨聖政邪日新好惡未明則
必當拒正夜論或陰詭稱身謀或慮疑今辨聖政邪日新好惡未明則
說以巧事貴戚或陰詭稱身謀或慮疑今辨聖政邪日新好惡未明則
人主用已去復留結左禍變以亂是非廷面或以託求自文或
敗復忠邪之行復留結左禍變以亂是非廷面或以託求自文或
洞察百邪之行復留結左禍變以亂是非廷面或以託求自文或
卷之三非建中七注以決司馬平溫公治之不行難致也其案
公以正叔屬之靖國云司馬平溫公治之不行難致也其案
厝如子況先使無念舊怨復得通判我西京大將樂程正
年三月則無月編注者乎據舊怨復得通判我西京大將樂程正
京言也今姑附於此考云建中靖國間王鞏初鞏復地是在
不能賴入姑附於此考云建中靖國間王鞏初鞏復地是在

甲申中書舍人張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
兼提舉河事先是曾布論劉拯當逐上曰商英與拯皆
不可留已降商英論文及甫文字付三省渠乞留中卻
揭去後降出布曰商英論及甫事似有可取法不許乞
留中乃可罪似不當揭去三省恐未喻聖意臣每聞德
音似每事不欲從中出聖意固不欲大臣失職乃深中
義理然中外之人亦不可不使知聖意所嚮古人有云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又云主道利宣不利周若是非
已明出自聖斷亦無所不可上曰商英無一日不在章
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乃有是命蓋韓忠彥等
奉行上旨也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原注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繳詞頭且言築隄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觀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制河北漕按商英

自中書舍人出曾布日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
節說今不取案宋史本傳亦不錄商英徽詞頭事云商
英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眾益
畏其口微宗出為河北都轉使降知隨州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知太原府郭知章先除河東帥韓忠彥私與曾布謀
欲留知章使京代之黃履亦謂當然於是同進呈河東
久闕帥乞趣知章陛辭之任忠彥遂言知章初任帥豈
可付以河東河東須事體重曾作帥知邊事者乃可往
布曰非不知此但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蔡卞曰
自來須用曾經河北作帥人布曰舊例須用故相及前
兩府今近上從官如吳居厚安惇皆不作帥蔣之奇新
自邊上召還忠彥曰如此只有蔡京上曰如何布曰若
令京去須優與職名章惇曰承旨自當除端明殿布曰

兼兩學士不妨蔡卞曰之奇曾經邊帥莫亦可去許將
曰朝廷闕人莫且教知章去上曰且教去將又曰且教
知章去布曰不知聖旨是且教知章去是教京去上曰
蔡京布曰如此則批聖旨蔡京除端明殿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蔡卞曰兄不敢辭行然論事果
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爲宰相所逐上不荅翌日布再
對上諭布曰蔡京張商英范鎰皆已去只有安惇劉拯
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也

紀事

本末卷一百二十一
又百三十一

先是中書舍人曾肇入對言以舜繼堯所守一道然猶
明四目達四聰及禹繼舜亦拜昌言在漢宣帝始親政
事詔臣民上書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卽位孫

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賜勉之以誘言者至於本朝可
謂平治而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
之於熙甯之初以興起事功爲後世法臣願陛下遠觀
舜禹漢唐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
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直言時政無有所隱
然後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之爵
秩小則賜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誑牴牾者一切置
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紓發鬱抑堙塞
之情當今先務無易此者惟陛下急行之是日詔送三
省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紀事本末以此曾璧言及
下辛卯詔並繫於元符二年三月以日食正陽月詔
求直言之事嚴之當在茲年辛卯詔曰案宋史詔求直
三月宋史東都事略並可考案宋史詔求直
月辛卯東都事略日本朕以眇身始承天案一作大誤今
紀在庚寅前此一日

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

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

余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陽之

月案陽之二字原脫據東都事略本紀補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

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自非藥石之規孰

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采

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

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

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

論嘉謀惟恐不聞案各本脫下聞字今據宋文鑑增而行之惟恐不

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

非事空文尙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

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
附遞以聞布告邇遐咸知朕意中書舍人曾肇之詞也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東都事略曾致堯傳亦謂此
詔曾肇所草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
徵宗不許時應詔上書者編年通鑑云元九年九月中書省
鍾世美應詔上言乞復熙寧紹聖故事以爲神考道過
百王庶事具舉材庸主哲宗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
當年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
大治復見熙寧之盛不折尺董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
而盡復故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述則何
以著瓊瑰苑林之功德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
府廢墜財用匱乏京師累月冰霜河朔連年災荒西賊
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創弱
之患真可痛傷而太息也案崇寧元年九月己未蔡京
等編定臣僚章疏以鍾世美爲正上范杲柔中爲邪上尤
甚茲錄鍾疏不錄范疏可怪范疏今不可得見惟九朝
編年備要奉議郎范杲柔中上書言多詆紹聖併及熙
甯之政云數語而已時鈞州推官崔鵬亦應詔上書曰
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嚴切則近訓
謗夫爲人臣而有誦謗之名此譏邪之主意所以易乘而
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

呼凶古洋忠之有之斥敗結固請今責禍祐本薄吐至直嗟當
 之險名如必傳之言正君禁權略宰援將之臣至不能情言矯讀史
 又天下臣此以日乎掩人德廷寵言相朱復臣爲於草勝負度詔有見
 指爲士能國爲狐有蔽言操之姦人惇章軍於今黨者不暇下書至
 爲賊大遠不亂於理實者謂以刺議直諫者陷以指蔽以進主聽
 豈夫過而謂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謬罰是故以誰肯信
 非呼曰惇賊負貴主恩玩竊國柄忠臣
 以其辜賊負貴主恩玩竊國柄忠臣
 其辜賊負貴主恩玩竊國柄忠臣
 辜賊負貴主恩玩竊國柄忠臣
 賊負貴主恩玩竊國柄忠臣
 負貴主恩玩竊國柄忠臣
 貴主恩玩竊國柄忠臣
 主恩玩竊國柄忠臣
 恩玩竊國柄忠臣
 玩竊國柄忠臣
 竊國柄忠臣
 國柄忠臣
 柄忠臣
 忠臣
 臣

事已

附佚
月據
末通

例

是

月差案
遣續
臨時
取卷
旨五
召百
對一
注載
云詔
三年
三月
省樞
末密
可院
考進
今文

之精

上以爲樞州教授後禁免京官復

之服工

以徹樂通無懿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

王政

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

者堯

舜之聰明將誰使之月陽
陰也四明王陽之月陽
陰也四明王陽之月陽

夫言

事得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

不甫

竊効相竊位邪十門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生不知顧鄂浩以

專櫃

賣不賣
國過
跋財
扈害
不忠
臣良
之破
心碎
比善
年類
以至
來緩
諫急
官危
不疑
論之
得際
失必
御有
史反

市人語

譬曰大停小停
之蝮蝮其兇忍
害人根乎天性
御史中丞安惇
也無

五情

義士不服故倬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

1

1

廣資台重監受編合道

卷十五

九

<p>諭以皇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恐陸佃等以</p>	<p>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上</p>	<p>四月是月丁酉朔戊戌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新</p>	<p>河又云北錢</p>	<p>卻之云永興民王懷進玉器詔</p>	<p>月壬寅四</p>	<p>姓名在四</p>	<p>曰招誘為善不須殺也尋賜隴拶姓趙名懷德案賜</p>	<p>臣到峨州當遣人論之若從則已放其罪矣隴拶上</p>	<p>若赦阿溫之罪招對巴溫亦欲斷來但為郎阿章所制</p>	<p>谿節度上之召對二懷遠也因趣令之鄆州時征為</p>	<p>俱來熙南開來降賜姓趙思忠至是隴拶與睦征</p>	<p>木征熙南開來降賜姓趙思忠至是隴拶與睦征</p>	<p>州懷義乃折氏世承襲趙懷義為團練使同知</p>	<p>此所書異編年備要云初詔隴拶為河遠軍節度使尋</p>	<p>姓名曰趙懷德避川首領趙懷義為河遠軍節度使尋</p>	<p>本紀云甲申以西蕃王隴拶為河西軍節度使尋</p>
------------------------------	------------------------------	------------------------------	--------------	---------------------	-------------	-------------	-----------------------------	-----------------------------	------------------------------	-----------------------------	----------------------------	----------------------------	---------------------------	------------------------------	------------------------------	----------------------------

修史得舉

案個以修神宗資錄得舉落職知秦州事不

可用布乃力陳蔡卞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

類義不與之竝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

人造作語言熒惑聖聽上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

史事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布曰臣

等以陛下踐祚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非深

合人望故雖衰朽亦欲自竭一二裨補聖政中外善人

君子鬱塞已久自聞初政人人欣慶鼓舞若事變如此

善類皆解體矣朝廷政事亦無可言者紀事本末詔

給事中劉拯論事觀望志在阿私罷給事中知濠州紀

本末卷百二十案范文正言行拾遺事錄四引長編云

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中

外人情無不惶惑及黜劉拯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古

輩人情方少安語有修飾不敢屏列正文姑附此

庚戌上問蔣之奇元符廢后

案原注脫廢后字今補

事令取所受

皇太后手書進入蔣遂留身然上對布詢問無所隱布

以其欲留遂先退及至簾前蔣具道其事太母云當時

所降文字乃劉友端所書太母未曾見如紹聖初增崇

聖瑞禮數乃本殿人書寫此書未嘗見也是時九月二

日先帝來殿中云章惇等乞立中宮荅云此事官家更

子細先帝云宰臣等議已定欲以初七日降制若如此

如何了得太母云且更相度自後文字皆不曾見劉友

端郝隨誤先帝處多蔣云當時降制用手詔謂皆是得

旨卻不知皇太后不知太母云從初廢瑤華時亦來商

量亦荅他云此大事不可不謹先帝云避不得亦已烈

蔣云從初所受文字並已於上前納下太母云已見當

時實不曾見並不知布云如此誠可駭也臣於紹聖初
議聖瑞建宮安燾云除是教皇太后降一手詔先帝正
色折之云皇太后怎得教皇太后手詔皆是本殿中人
書寫如何教得臣聞德音稱贊不已今日所聞則異於
此如此是劉友端等所誤內外之人誤先帝如此誠可
罪也

續長編卷五
百十五注

癸丑先是中書舍人曾肇言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
其泛論大體指陳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
官看詳有可施行旋具奏聞如此則聖詔之出不爲空
文施之國家固非小補惟陛下留聽是日以奉議郎鄭
敦義爲承議郎左班殿直高士育爲承務郎韶州仁化
縣令鹿敏求爲承事郎賜太學上舍生何大正同進士

出身及開封府進士呂彥祖竝為初等官大正真州司

法參軍彥祖淄州司戶參軍敦義士育敏求仍令閣門

引見上殿皆以應詔上書可采故賞之也紀事本末卷

丑高士末此條在元符二年四月考崇甯元年八月乙

官彼原注引此條云皆降官何大正呂彥祖竝追尊所授

元符二年字誤且諸人應詔三年四月十七日事則茲云

州司戶參軍彼原注作福州司仁已依此改是

壬寅賜隆贊姓名趙懷德史續編卷五十九注案宋

此為四月六日事則壬寅也宋

甲寅以和州防禦推官徐積知壽春縣事續編卷三

案續編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載進士出身徐積為揚

州司戶參軍充楚州學教授注云徽錄乃於元符三

年四月十八日事云誤甚矣元符三年乃以和州防禦

學官知壽春縣事云蓋徽錄誤以此事為充楚州州

日甲寅故補書之十八

辛酉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卽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
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旣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
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舉今陛下又詔中外
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
願陛下亟詔罷局盡哀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詔取以

入

紀事本末卷百二案宋稱年通鑑末云且面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

中書舍人曾肇

亦言臣待舉右省伏見置局編類元豐八年五月以後
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終應干臣僚章疏及申請事
件以給舍都司郎官兼領自紹聖二年冬置局至今已
及五年據本局人吏已編寫一千九百冊投進又各寫
淨冊納尙書省門下省乞見今進寫樞密院中書省淨
冊未嘗申納續準中書送下章疏約五百餘件見行編

類次臣以職事須至論列竊見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置局編寫蓋緣人臣指斥朝政彈劾臣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招怨吝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已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以前上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爲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喻臣欲乞指揮將見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量留書吏立限催修寫了當外其續送到章疏更不編錄只送中書省上簿收管其餘手分書寫人等並各放罷所貴朝廷事體均一不至

多留吏人枉費諸給上嘉納之乃詔罷編類臣僚章疏

局紀事本末卷百二案續長編卷五百十三注云元符

五月丁卯朔二十八日甲午宋史本紀罷編類臣僚章

疏局在四月癸亥則續長編注月日並誤也故依紀事

於此案續長編卷五百二十載魏釗青唐死事注云魏

癸亥釗子孫恩澤在四月二十五日今其文已佚二十

亥也案續長編卷四百九日朝旨節文蹇序辰奏竊見朝廷

前日追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乞將貶

責過姦臣所言所行事狀竝取會編類仍錄一本分置

三省樞密院又準紹聖五年四月四日朝旨蹇序辰奏

昨準朝旨編類貶責過司馬光等事狀俟編類畢繕寫

一本進入以備省覽今勘會編類臣僚章疏局已準朝

旨案續長編卷四百九日朝旨節文蹇序辰奏竊見朝廷

旨將前後編類章疏竝一宗行遣盡納入內臣契勘上件事狀多於章疏內節出文意類編成書事體一同今來合與不合依編類章疏局已得朝旨將一宗行遣進入詔竝進入紀事本末卷百二

乙丑左正言陳瓘言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

尾八年

案瓘七月甲午日奏作七年

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

叢歸一身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內之人欲甘心於惇者

如蝟毛而起賴聖度包容愛惜事體故惇雖求去而聖

恩不許臣竊以爲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

皇帝奄棄天下海內謳歌歸於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

敘合天下之公倚成於天躬定大策惇於此時意語乖

倒陛下以天地之德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體貌如恐

不及自古仁君寬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

本紀末

卷一百一十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

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又云棄鄆州引兵歸西羌復叛其立小隴撈爲主詔王

朝編年備要云初隴撈征徙居青唐新城爲其下所逐

尋削髮爲僧及其子來降於宗哥城首領心牟欽檀

董檀疏族至巴溫次子酋復隴撈立小隴撈爲主詔王

青唐來降至巴溫次子酋復隴撈立小隴撈爲主詔王

主棄鄆州引兵歸西羌復叛其立小隴撈爲主詔王

回追還王瞻宗以河州知州後尋又詔熙河經略樹宗

獲捷與瞻宗還河州知州後尋又詔熙河經略樹宗

會路鈴轄依前知州仍令招防禦使兼熙河蘭路

論郎阿章裕巴溫等早令歸順

又云以韓忠彥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爲門

下侍郎案東都事略以忠彥厚和平日治迹類云時上

意用中道合異論以忠彥厚和平日治迹類云時上

以路徐勣傳云紹聖黨與尚在朝用事人懷異議

欲沮新政徽宗一日與勣論曰陛下之難且朕異議

欲沮新政徽宗一日與勣論曰陛下之難且朕異議

又云皇長子生大教范純仁二十五人並收敘純仁
宮觀許歸頌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顥韓川呂
希純吳安詩唐義同竝襄州呂陶張末劉當時竝與
昌府楊畏復官積賈易竝與小郡劉安世秦觀移永岳
知州呂希哲與堂除蘇軾竝與劉安世秦觀移永岳
之黃庭堅竝與堂除蘇軾竝與劉安世秦觀移永岳
鼎衡州居任與堂復官任便居鄭俠放逐便案東
都事略本紀云庚戌復官長任便居鄭俠放逐便案東
云己酉長子竝生較前一日其敘復元祐大宋史本紀
統類繫於乙卯宋史較前一日其敘復元祐大宋史本紀
鼓隱今依九朝綱目要改正通判黃庭堅劉唐老
黃隱堂除知軍晁浦之與通判黃庭堅劉唐老
又云左正言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
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
而間御史中丞安惇論浩是先朝所欲寢已成人無可正救
前舉之當又言厚奏浩是是非之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
所繫不可輕改臣竊惟是朝廷之非謂心人皆有之古聖王
以百姓之心為國是故朝廷之非謂心人皆有之古聖王
公是非也惟楚莊王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一
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一
時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國一
是而合其意亦不敢舍以是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國一
孫叔敖之意亦不敢舍以是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國一
非也若夫是非取捨爾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非與我

者非此楚莊所不取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是
故事上一之怒又言鄢絕言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為心先
帝一時之愧責已多況如前日之孝以為善述天下公
議而所非以國是極人罪臣不改之乎悼聞善章已出
誤朝今以非上原情定譚州案前段所載即後所謂論
求去乃羅中丞出知潭州案前段所載即後所謂論
國是之疏也原本字多脫譚案前段所載即後所謂論
改正備要云是秋確復言鍾正甫依宋文鑑九朝備要
往新州追攝本州偶會大校釋免竊准浩就獄根勘賓
客往來饋遺等事偶會大校釋免竊准浩就獄根勘賓
舉於親戚故舊往來購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絕
而新州所劾與御史臺羅織之獄萬里相應欲置浩
於死其為忍酷不已甚乎然議者以爲造意為虐
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兩處承受御史臺文移如
何指揮本路如何奏承但考兩處承受御史臺文移如
爲虐者得其人矣詔安惇落待制依
舊知潭州正甫與御史左膚亦坐黜
又云賜李釜以下五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案宋史
本紀四月乙丑治迹統類繫於三月己丑宋史云賜
進士五百八十人治迹統類繫於三月己丑宋史云賜
格進士庚寅詔貢院就放李釜以下范致明張邦昌
孫宗監孫安國黃潛善毛友童王安中等五百五十
人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及李璆汴京遺蹟志卷十二

竝云進士五百六十一人數亦不同此云李釜文獻

通考作李釜名又不同據葉夢得石林燕語當以李

五月乙卯龔夬案宋史本紀五月丁卯朔無乙卯似為

時御史言伏見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賦性姦邪始

自阿附權臣致位二府既而漸盜威福中分國柄曩怨

宿仇陰加報復不附己者棄斥無餘止緣為王安石之

壻妄謂盡傳安石之學以欺朝廷於是一時嗜利之人

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說使天下不覩是非之實久矣恭

惟先帝體貌大臣極於恩禮而下之事君如此可謂忠

乎既不忠於先帝豈能忠於陛下今乃預參機政是以

清議沸騰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自宸衷特衍重黜以

慰天下之望非獨愚臣之私願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則諫院蔡卞請應差除及改更事並令封駁司開報諫
院注云元符三年五月己卯龔夬云云可考今疏中不
及此事蓋為左正言陳瓘言蔡卞痛斥流俗力主國
楊氏刪節也

是以不仕元祐為高節以不習詩賦為賢士自謂身之
出處可以追配安石陛下建皇極之道推曠蕩之恩好
平惡偏去彼取此察流俗之可宥知國是之當審所以
善述神考之政而增光先帝之緒者卞之所是與此不
合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人臣之大節而安石之所以
為賢也今卞持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回顧位復何
所待安石進退似不如此願以臣章示卞自為去就事
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宋編年通鑑云諫官龔夬任伯雨陳
瓘皆言尙書左丞蔡卞過惡夬曰卞為安石之壻妄謂
盡得其學以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
預政機清議沸騰望重黜之以權曰章惇前日所為皆卞
教之卞以為國是尊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卞之
所好以下為國是尊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卞之

惡有過於惇如誣妄宣仁聖烈保祐之功致元祐皇后
疑似之罪安惇作疏而語言被罪者數千人先帝親政
家羣序辰編排獨此數事皆下爲之諭宰執曰臺諫
六年未嘗有失惇則此數事皆下爲之諭宰執曰臺諫
攻下只說與章惇則此數事皆下爲之諭宰執曰臺諫
續長編考之任伯雨要云在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
不以在此時又九朝未對上日只說與章惇則下已十餘章何
以使下知衆未對上日只說與章惇則下已十餘章何
命吳伯舉又於九朝未對上日只說與章惇則下已十餘章何
禍年通鑑又云九朝未對上日只說與章惇則下已十餘章何
蔡卞與京兄弟同惡迷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知江甯府宋
言向宗良宗回亦陰爲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
患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
人君憂患若醜京於外則閒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
曲陳論皆不報事礙東朝卿當熟慮師錫亦奏疏東朝可忘
臣失聞蔡卞落職太平州下太平州之民其仰聖斷然臣竊
見京沙門藉喪相濟天下其知天下之民其仰聖斷然臣竊
必定沙門藉喪相濟天下其知天下之民其仰聖斷然臣竊
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夫民至愚而神其不可欺入地無
元祐初推行差役京率先而辦及紹聖講復免役與
討論又昨者卞在朝廷與京表裏相濟而今自謂向
不同此尤可怪蓋其爲人反覆見九月庚辰辛巳二日
采訪以辨忠邪案陳師錫奏詳見九月庚辰辛巳二日

興 奏當在
九月甲申後

乙酉尚書左丞蔡卞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江甯府比部
員外郎董必知興國軍新知無為軍舒直監潭州南嶽
廟皆卞黨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戊子王安石妻吳氏乞回納所賜宅詔依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壬辰案續長編卷五百四注云陳次升言章惇附見元
論集及陳士壯所撰行實止有九月章惇乞罷次升
升有奏論其惡竝不見此時之疏原注或有字誤

甲午左正言陳瓘上殿再論章惇又論蔡京罪狀上以

為京與卞不同瓘極論乃稍然之瓘再論章惇曰蓋自

紹聖以來蔡卞造作姦言假託經義厚誣神考輕欺先

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凡惇之行事為天下害者其謀

皆發於卞干紀紊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惇之始則不

卷一百一十三

二

過妄論紹述兩字而已又曰設使惇未肯求退則在陛

下似亦難處今惇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何所疑哉然

而欲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舍范純仁其誰乎

本末卷百二十紹聖詔廢皇后孟氏禁中被逮幾三十人

楚甚峻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

至有無舌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

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

惇迎合於外而隨擠排於內莫敢有異議者其後上頗

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末望太后復后位

號推上遺意而行之也

此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原注云太后謂輔臣曰先帝末年頗有悔意

此為蔡京所惡太后謂輔臣曰先帝末年頗有悔意

入耶上尤甚太后謂輔臣曰先帝末年頗有悔意

本末卷百十三原注案紀事本末目錄有復孟后一卷

惜其書已佚無從編輯卷百十三附哲宗廢后事原注

有元符末黃策上書語今亦莫得其詳爰輯諸書所記
以補其逸東都事略本紀云五月癸酉皇太后詔曰瑤
華廢后累經大需其位號禮數令三省樞密院詳議以
聞丙子廢后通鑑云氏復爲元祐皇太后劉氏爲元符
后宋編年通鑑乃論以有布衣請復瑤華者遂命以官
因韓忠彥曲謝乃欲廢中太瑤衣華之瑤華者遂命以
乃入中外歡呼時欲廢元符順劉后曾布日服易其道
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雖元符順劉后曾布日服易其
后亦以爲然制詞略曰雖元符順劉后曾布日服易其
禾秦上賓固無嫌於竝后十月蔡京復廢元祐太后
太后力爭不可遂尊劉皇后爲元符太后蔡京復廢元
何大正也宋史錢通傳宋文鑑制作何文正誤復元祐
續編及薛應旂宋元通鑑其制作何文正誤復元祐
蔡京所草亦見宋文鑑其制作何文正誤復元祐
悔之意而有得舉先帝退處道宮不終皇太后念仙游之
邈撫前事以與悲偶然深於示不終皇太后念仙游之
欲復廢之意矣又考九朝深於示不終皇太后念仙游之
聖大所臣以繼述先帝本無閒隙萬一宣仁爲心陳瓘疏
宣仁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閒隙萬一宣仁爲心陳瓘疏
則元祐之事必復是以前帝本無閒隙萬一宣仁爲心
孟氏安得不廢朝廷赦宥以爲罪人而設掖庭祕獄治
所無今若過而均之赦宥以爲罪人而設掖庭祕獄治
而不嚴於禮未順且瑤華前日得舉而外議藉藉皆以

為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此則皇太后下一詔書明白
其事先陛下付外廷使議與禮縱令遂非之人自護其短
安敢以先帝之言為不然乎與宋文鑑所載陳瓘王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宜遽賞疏文義迥別

贍及王厚坐侵盜青唐邈川珍寶竝責降百十五續卷五

原注記於徽宗即位棄鄆州之下本不言月日今據宋
緝年通鑑繫此事於五月云姚雄奏青唐邈川始因王

贍貪功生事招誘羌酋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自據
青唐邈川府庫財物賄與王厚各年三月有流盜迹狀分明乃

竄王贍於房州九朝備要云明年三月有流盜迹狀分明乃
贍昌化軍至鄆州通鑑死王厚邠州安置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地震

云五月太原府地地震

又云置平準務
改市易務從之
又云築湟州臆歌城賜名甯川堡案歌九朝備要作

哥載曾布之言曰外議多謂湟州難守臣謂若併棄
之則必為夏賊所有兼得都湟皆不能守豈不取輕

夷狄自紹聖進築邊城深入瞰賊巢穴如會州正扼
其右肅兵馬道路及天都淺井之類亦使賊不得點

集而制其死命令今新疆正宜固守若破壞一處則邊
計可憂然之

又云增太廟爲九室祔哲宗不祧宣祖(案九朝位要
言初翰林學士曾鞏等議祧宣祖廟而上本朝至英宗始遂
七廟之數以傳祖爲太祖考廟而上下六廟爲三昭三穆
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祖盡則遷故神宗卽位則
遷順祖哲宗卽位則遷翼祖今上與哲宗皆神宗卽位則
子豈復可遷門下侍郎李翼清祖以上挺之言爲是神宗
如晉成帝百六禮志云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從
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蔡京議以哲宗主祔
神宗爲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
籍遷祔如禮陸佃曾肇等議太祖朝自僖祖而八宜深考
七廟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議國朝自僖祖而八宜深考
哲宗於神宗父子遷也如禮官議則廟中當有八世況
唐文宗卽位則遷肅宗如禮官議則廟中當有八世況
宗祔廟當以神宗爲昭宗上遷宣祖以合世昭三穆
之義先是李清臣爲禮部尚書侍郎論增古三昭三穆
趙挺之等議異之會清臣爲門下侍郎論增古三昭三穆
惟京偁等議異之會清臣爲門下侍郎論增古三昭三穆
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夾室奉安哲宗神主帝從其議
卿孫傑言先帝神主錯之夾室奉安哲宗神主帝從其議
與前詔增建一室之議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廟
修奉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五

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以廟室未備行禮有
期權宜升附隨即增修比之前代設握行事者不為
不至詔依初旨行之乃神哲宗神主於夾室崇寧二
年詔宣祖與昭憲皇后神主藏西夾室居翼祖廟穆
皇后石室之次又王海卷九十七載崇寧三年九月
癸巳詔云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
為一家之言著又云韓忠彥白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
甄復不韓忠彥追復敦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
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堯俞趙呂大防劉
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覲願臨趙君錫李之純呂
大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勛盛陶趙高孫覺杜純孔文
仲未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竝追復熹摯比
舊猶降一官案時曾肇亦有是請語詳治述統類及
東都事略曾致堯傳宋史本紀追復文彥博等三
十三人官繫己丑日又張庭堅傳云庭堅言陛下
祚以來合人繫己丑日又張庭堅傳云庭堅言陛下
著甄敎但用人救恩初未嘗別其無辜也
又云罷權廣西茶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六

哲宗

元符三年六月

宋史本紀是月丙申朔

乙巳左正言陳瓘言伏見

龍圖閣待制新知荆南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母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恩徧及存沒則是恕是日之所行不爲陛下之所信也按恕嘗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昔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固已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爲允伏望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

丁未制刑恕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

住司馬光等告命上曰案治迹統類云韓忠彥請改撰

下皆知傾危雅意附會造為非語上肅是非公則勸沮行

又無遂佐究其所自皆出爾之根使光公著被凶悖之親同

下士借警引重恩義非輕一且翻然遠為嫌此二人實門

石敢為虛言可落職罷知荆南授少府監分司西京均

州居住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事

辛亥殿中待御史龔夫上殿論蔡京罪狀上甚愠曰夫

所陳皆曾布之語也夫既自辨遂請去自京復留布頗

不自安夫忤上意龔原謂布曰得之外議近習極不樂

有無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語仍語布以勿與事

且曰韓李皆上親擢尚且退縮何必爾但戢斂必無事

又曰陳瓘親聞上語謂子宣與劉友端嘗共事布曰布帥河東友端作走馬同官三年及其親近未嘗與之接其職事亦無西府干務者修造土木事皆三省所行未嘗有交通之迹布若能與友端交通紹聖元符中作相久矣范純禮亦爲布言上有所涵蓄恐徹簾後必更有所爲布尋問韓忠彥曰外議喧然謂多讒譖上有所毀短否忠彥曰無之布又令弟肇請於忠彥忠彥曰多方以言探試上意恐有所疑卽開陳然終無之又曰昨在外保全及召還皆子宣力何敢隱也布所謂讒譖毀短等語皆指蔡京也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蔡京東都事略陳瓘傳御史黃大言蔡京舉朝廷不以夫言爲然夫將去位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夫以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冀屬言官之意五逐言者謂常安民孫諤輩敦逸陳次升鄒浩也見宋史陳瓘傳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六月詔以坊場錢
輸內藏案九朝備考云歲以百萬緡為額

七月是月丙寅朔癸酉御史中丞豐稷侍御史陳師錫

言臣謹按章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及天下勇於害

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

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

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邪翌日師錫又

言惇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非皇太后聖謀前定則陛下

清明之躬置之何地惇之罪惡莫大於此伏望檢會臣

等劄子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癸巳案續長編卷五百十八載周絳論來春依條賑貸
事注云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可考今其文已

日癸巳

甲午左正言陳瓘言按惇獨掌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

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宗矜伐己功則至
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怨矣而進築
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
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流
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眾口

案續長編卷五百九注引陳確此文以為張天悅見

紹聖四年閏二月丙戌朔或即張天錫或別事當考

廣鄉浩之獄以絕言路天

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
爾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
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惡
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

卷百二十案續長編卷五百九注引陳確此疏以為在元符三年九月九蓋七字之誤今據紀事本末編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七月朔太后還政案東都事略本紀七月丙寅朔

又云詔范純仁赴闕將以為相純仁已疾辭願昌
使勞問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大夫提
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

疾固辭許還穎昌里以目
又云熒惑犯房心陳確言星文之變略示天下已數
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
下有所未知也況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子之
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願陛下預思所以
消禳之案元刻本天子作天
房誤茲依九朝編年備要正

八月乙未案錢氏朔閏考秘書少監鄧洵武為國史院

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原葉濤駁奏洵武不

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讀行下紀事本末

案宋史龔原傳云徵知又論除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
皆執政姻戚悉舉駁知又論除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
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東都事略徐勣傳云勣為中書舍
人修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
記事至紹聖之際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
說正史所以久不成書者良由史官好惡異同也今史

臣修正史宜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錄以參校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宋史徐勣傳亦載此疏以為除翰林學士時所上東都事略繫於為中書舍人

壬寅左正言編修國史陳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

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舉陷瀘不前霧宿於野願速降指

揮先次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以稱陛下厚於

泰陵之意然後降出臣僚前後章疏別議典刑紀事本末卷一百

二十案宋史本紀壬寅葬哲宗於永泰陵靈駕發引至鞏縣遇雨山陵使章惇先就幕次大昇輿陷於淖中臣僚不復隨從自旦至夜二膳不時進竟霧宿野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蔡京請作景靈西宮以奉神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紀

左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紀

係入月庚子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紀

則經始於十月甲子斯經始也玉海卷一百云元符三年

徽宗即位八月建景西宮奉神宗於顯承殿為御

之首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為齋殿靖國元年

九月改顯承殿爲大明北有殿曰欽儀以奉母后西
則爲重光殿以奉哲廟後又改欽儀爲坤元九朝備
要云初景靈宮神宗未有館御而居英宗之後殿及
哲宗崩又無以處之蔡京言若爲宮東追民居難展
宜卽其西對御道立西宮首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
之右僕射韓忠彥以下亦請立西宮以奉神宗諱恭
依且命五戶部尙書李南公總其役右正言陳瓘言其
不可者蓋國之神位左宗廟故神宗建原廟於左
今乃在西不合禮經一也唐徐嶠言大理寺殺氣盛
而鳥雀不棲今卽其基則非其地二也雖移官舍
不動民居而大與軍器監及元豐庫儀衛司皆遷
於他處則彼有民居不與軍器監及元豐庫儀衛司
神考以祖神御散在寺觀故合於一宮今乃析爲
兩處則鸞輿既變且久不輕動五也孝貴甯神自奉
安於顯慶殿既變且久不輕動五也孝貴甯神自奉
論京之矮屋卒不能易司馬史豐稷傳云哲宗升廟
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史豐稷傳云哲宗升廟
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
非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
非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
哲宗廟廷見長編原注建炎中以司馬光配享哲宗
廟廷見長編原注建炎中以司馬光配享哲宗
宋史
又云出內庫金帛助邊案宋史本紀辛
丑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糴陝西軍儲

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是日惇留身請去徑出居僧舍翌日復上表又答不允遣中使押入復徑出上謂輔臣曰朕待惇如此於禮貌不爲不至僉曰恩禮誠過厚又曰惇乞越州當與之曾布曰唐李珣事政與惇相類初罷爲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州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罪之餘事候有人理會復議行遣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辛未特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申國公章惇罷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特進知越州仍故辭謝

紀事

本末卷百二十

案

宋編年通鑑云侍御史陳次升言章

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謬於是惇乞

罷政命以特進知越州踰月中書檢會確竝臣僚上言

云惇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千餘家凡士民暗昧言

語加以刃倍釘手足剝皮膚斬脛拔舌之刑責授武昌

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農章惇責授節度副使在十月丙

子

子

子

子

子

申又為李清臣所劾也

甲戌左正言陳瓘為右司諫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本傳作右正言遷左

司諫左右字互誤當據此正本傳又云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晦昧之過當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舉

己卯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洩機密
陛下知之乎皇太后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耐廟果
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
何如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又曰宗良兄弟
依倚國恩憑藉慈廕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仗之可
畏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
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洩機密遂使物議藉藉或者
以為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

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

宋滿年通鑑載陳確此言又云太后問之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貶確而怒猶未解左右近習或請擢蔡京

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羣臣皆莫敢言乃以確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翌日復有旨除確無為軍今政紀事本末監

揚州糧料院為庚辰日知無為軍乃在丁亥非翌日也

庚辰上批陳確累言皇太后尚與國事其言多虛誕不

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確為郡上不可乃

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確初不知被責復求翌日案宋編

無翌日見上閣門不許確即具以劄子繳進案宋編年

二字即以其劄子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

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罷罪惡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

罷字蓋涉下文罪字而衍宋編年通鑑無此字東都事略本傳云確於門外繳四奏並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

西京等事按確所繳四奏一論景靈西宮已附注於八

月一論國是亦附注於四月其三其四論蔡京疎具詳

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
謀畫惇則果斷大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爲於繼述
專主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下於此時假寵述之說
以主私史惇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自明己功京則盛
安石之聖惇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自明己功京則盛
仁以此合章惇惇之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自明己功京則
當此之時言惇官常安民屢攻其罪助卞之策已功京則
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不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民
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進擬真之言路浩能忘
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得其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
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
爲今之箝默凡所施行得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
也蔡卞之薄神考殊科一既明其事皆天兄弟之同朝議
應以事無異議罪也耶恕之累宣仁留人所未喻此天下
所以議京者一事也耶恕之累宣仁留人所未喻此天下
訓之語究治之罪也耶恕之累宣仁留人所未喻此天下
梁燾等皆蒙敘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擊於是司馬光劉摯
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嘗奏疏請誅滅擊於是司馬光劉摯
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耶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
天之靈乎此天下之可以塞耶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
之功追貶王珪王亦自謂元豐末二京帶開封府制宣
攜劍之內欲斬王珪王亦自謂元豐末二京帶開封府制宣

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
以詞矣珪有憾矣此天隨此二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
初篤信京卞論如出一口意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
私京有人議論而與惇睽矣自四年三月林希爲執政於是
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然京之所以與惇睽絕
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與惇睽絕
而我與弟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敦卞而卞不從也我助惇
來而況於卞不與往來久矣我敦卞而卞不從也我助惇
言也何以驗之卞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
當賜告而京之終靜不敢以牒問卞門者初以妹行爲請
也遂請朝而京之終靜不敢以牒問卞門者初以妹行爲請
門之外宜察也動靜如弟此卞不知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
主之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知議國事乎此天下之相往還
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知議國事乎此天下之相往還
議京者四也陛下無忌憚卞位之初以美事去邪爲先而京
蒙蔽欺罔曾無忌憚卞位之初以美事去邪爲先而京
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
可拔者蓋其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
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務出此而
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
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難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

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
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
允及京之留布復賢退邪法則堯舜然而取信相激之勢
因此而成陛下大用京之賢意者不以京之道復留故也
疑留者以忠彥等去之意者以京之道復留故也
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意者以京之道復留故也
則留之者生於相敵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之治亂自
分矣且自京下下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可用之
誠不爲少彼以明數百人其閒材智藝能之新舍去私門
顧朝廷未爲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人皆
者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人皆
朝廷已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
京而巳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
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之
之於石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
兩門之土則皆兼取而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
王黨呂黨而明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
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然則猶不去李昇錢
鏐而欲收今京關之士也亦難乎然則猶不去李昇錢
去京而欲收今京關之士也亦難乎然則猶不去李昇錢
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
早寤漸成孤立矣

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

陳師錫言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
江甯府蔡卞姦邪狠愎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
卞雖去位尙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謂朝廷無識
其姦日夜交納內侍戚里以覩大用中外見陛下容忍
留京咸謂果有大用京之意又曰況京好大喜功銳於
改作若果大用必須妄作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
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治迹統
京於殿陛間揖稷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司今日必
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遂論京姦狀至是與侍
御史陳師錫其言京卞兄
弟同惡迷國誤朝不報

辛巳稷等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
去無乃爲聖母有主張之意乎當紹聖元符閒章惇蔡
卞竊弄威權殘賊忠良陷哲宗於有過之地廢元祐皇

后於瑤華宮京皆有力考其罪惡不下惇卞皇太后不盡知萬一知之豈肯容留惇卞之惡賴陛下神明之斷投之外服雖典刑未正頗快中外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論蔡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櫻語陳師錫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陳師錫傳云師錫拜殿中侍御史言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汚惡摺紳不齒豈可洋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未

有言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未

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俄改考功郎中師

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

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為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

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

是出知穎廬滑三州

甲申翰林學士曾肇上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還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遂致貶斥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至戶曉萬有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於威德不爲無累此臣惓惓之私不能無疑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爲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案）東都事略曾致堯傳云曾肇上書以爲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

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爲無累瓘以憂

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美盛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云云其文較此

資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江甯府蔡卞落職提

學洞霄宮太平州居住寶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

成都府路昌衡爲司農少卿分司南京寶文閣直學士

中大夫知鄆州呂嘉問爲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光州居

住二人皆嘗尹京附會章惇蔡卞殺戮無辜也案宋史

傳坐清江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鄆州明年起爲

附章惇蔡卞多役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徽宗時屢暴

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鄆州安置然爲蔡氏所

右其婿劉達寔序辰其死友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張商英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瀛州范

鏜並落職商英知隨州鏜知滁州二人亦坐惇卞黨故

責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龔夬論蔡卞

洛藏太平州事依宋編年通鑑附見五月乙卯

丁亥詔新添差監揚州糧料院陳瓘知無爲軍時瓘已

出國門卽於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者自間隔對以後

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進爲言蔡京在紹聖中親寫奏

劄乞誅滅劉摯等事上件劄子所言在監揚州糧料院

以前案宋編年通鑑云瓘露章辭免云蔡京交通開結

戲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不可不陛下若以臣言爲

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

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是臣事發更爲其罪益大

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

屢上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爲信矣不信其言

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又實封奏曰京在朝

廷則國家未安臣雖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

命者其說如是露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

聽所以盡惓惓之誠也所有知無為軍敕不敢祇受進

邇前去揚州聽候指揮詔不許辭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十月丙寅上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

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

感泣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錢氏朔閏考十月甲

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

丙申翰林學士承旨中大夫蔡京為端明殿學士知丞

興軍吳居厚既罷案宋史吳居厚傳居厚知開封府為

州知和長安闕帥上欲遣蔡京韓忠彥以為當遣或曰先

已除兩學士上曰與之忠彥曰長安與河東不同兼京

罪狀已露欲只與端明上曰善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

同欲自差河東參差皇太后不勝其怒臣自此不復敢

啟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近日陳瓘有言因詢其

交通近習之狀卻有簡與裴彥臣云且煩於太后前主

張保全布曰京立朝如此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東

朝故且令補外亦可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

生議原廟及三年服事得罪去按得罪緣此二事況原

廟實用京議條妄云耳案原廟即景靈西宮也李心傳

朝野雜記云景靈有東西宮倣漢原廟之制京議見上

八月其三年服事見續長編元符三年正月京之出知

永興不關此二事特進新知越州章惇責授武昌軍

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始惇罷相陳瓘論其責輕於是中

書省檢會瓘章而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東都

清臣奏章惇為相朝廷屬以政事為之不置次輔而惇

不念體國其所以開導上聽者莫非伎忍殺伐之事以

己之平日仇怨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南

方投之死地故貶人及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為

因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自古
姦臣少淳比者今既罷去尚以特進守藩天下人心鬱
抑不快蓋加誅逐以慰民望惇遂責散官安置
治述統類云清臣勿惇議者以為反覆迎合云

壬寅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右銀青光祿大夫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辭免不允紀事本末卷百三

紀事本末卷百三史曾布傳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

京探徽宗之意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

相矣已而復召置相東西分臺相須而成闕一不可曾鞏傳云布之拜

與鞏為衣冠榮相鞏適當制國朝學上弟草兄制惟韓維

庚戌案續長編卷五百十九載馬誠權陝西路轉運副

庚戌

辛亥朝奉郎集賢殿修撰知荊州府楊畏提舉洞霄宮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乙卯中書省檢會御史中丞豐稷言伏見責授武昌軍
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
小布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動天變
伏遇大明繼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蹇
序辰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范鎧張商英失居
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未見朝廷施行
雖聖度包荒尙冀黜責臣職在糾慝合具彈奏云云詔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學士
知揚州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落龍圖
閣待制知洪州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鐸落
龍圖閣待制知湖州

紀事本末
卷百二十一

丙辰虞策以戶部侍郎權戶部尙書

續長編卷五百二
注案原注云元符

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又以前戶侍權戶書二十三日丙辰也宋史本傳云策葵徵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萬所費五之一熙寧五萬而費纔三之一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為衰會岌岌然不能終日顧深裁浮冗以寬用度

戊午新知南康軍龔原改知壽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鄧洵武其知南康軍當在九月以後宋史本傳云朝論謂帝為哲宗廟服當循開寶故事為齊衰期原曰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巽知揚州還朝歷兵

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

己未詔略曰朕於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閒斟酌可

否舉措損益惟時之宜旌別忠邪用舍進退惟義所在

使政事不失其當人材各得其所則能事畢矣無偏無

黨正直是與體常用中祇率大體以與天下休息以成

朕繼志述事之美不亦韙歟若夫曲學偏見妄意改作
妨功擾政以害吾國是者非惟朕所不與迺公議之所
不容亦與眾棄之而已

謂此詔其實詔無是意不通鑑云本末卷百二十家宋紹興年
初陸佃上疏曰夫人君踐祚要欲調和元祐紹興聖之政即
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
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
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
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績前
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庚紹聖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不
庚之而不必知所為之罪也紹聖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不
庚之而不必知所為之罪也紹聖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不
中之期亦在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
九月甲子朔事具詳宋史嘉其言遂命修哲宗實錄此
輦弟肇帝命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傳又曾肇傳云
以消弭明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
開誣備至已而詔從中出是徽宗不以善言陛下思建皇
而專主陸佃調和之論也又任伯雨傳云建中靖國改
元當國者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言
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進可以
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於終於君子盡

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
不可不以不戒豐稷傳云稷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
母謂尊賢納諫已從人是謂建中不奇技淫巧

僕射宋綬年資治通鑑云十月以韓忠彥曾布為左右
遷授工部尚書以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
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刻於奏章上問佞人
為誰曰東都事略豐稷傳云稷遷中丞首論蔡京之舉
見上又論章惇誤國惇蠅又言宣仁佐佑哲宗退黜
京人貶又論章惇誤國惇蠅又言宣仁佐佑哲宗退黜
小實錄輒以王復用遂造謠言亂之願釋史臣申飭成書
宗實錄輒以王復用遂造謠言亂之願釋史臣申飭成書
又數言近習之非會布尚書布遂相陳次升謫論集
屬曰盍其論之遷工部尚書布遂相陳次升謫論集
奏彈言布第四疏云布自登溪路首罷豐稷御史中
丞引諫門人王覲為代豐稷陛下之觀乃布所引用在職累月
忠言諫論屢聞入告布則忌之觀乃布所引用在職累月
彌旬未問補報今因布則忌之觀乃布所引用在職累月
任者恩數則薄布之引用者恩數加厚顛倒如此何
以厭服

十一月癸亥案錢氏朔閏考端明殿學士新知永興軍

蔡京知江甯府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右正言陳祐言按

林希爲中書舍人草呂大防等責詞以司馬光變法之

初指名老姦略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對策之

時已有異志至於文及甫造爲劉摯甘心快意之事亦

希有以啟之陛下灼知姦黨明正典刑而罪大責輕人

望不厭況祕殿清職近臣之優選維揚會府非待有罪

之地伏望聖明察希用心最爲犯義重行黜責投之閒

散以申公憲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公著大防劉摯蘇軾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

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

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舊大中大夫知揚州

紀事本末

卷百二十一 孫諤自司勳爲右司諫

與

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
鯁直議者欲以羣臣封事付外詳定謬言君不密則失
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洩乃止遷左司諫俄卒
謬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謬語所知曰吾居言
責不聽器資於地下矣

庚午賜故贈太傅王安石妻越國夫人吳氏江甯府官
屋六十閒以吳氏託蔡卞爲家舊有賜第京師已納朝
廷而卞赴貶所故有是賜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侍御史陳次升

言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江甯府蔡京頃在翰苑
倚勢作姦自除邊帥卽懷怨望臣僚屢有彈奏不蒙顯
謫今除知江甯府仍領端明殿之職采之眾論謂京負
朝廷至深朝廷待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責以示至公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詔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江甯府蔡京落端

明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正議大夫提舉洞霄宮蔡

卞降為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

居住京既貶輔臣謂責卞輕故竝及之紀事本末卷百

一案陳次升謚論集奏彈蔡卞狀云卞竊弄賞罰私報

其妻父之有譽其妻父之善者極力主張竇之顯要有議

非妻黨之小人即是指為誹謗宗廟竇之深罪其所進用若

造作事端屢成寃獄胥詳理訴編類章疏洗垢索引為重

傷士類或輕或重皆出己意或投之遠方或陷之深辟

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啟之時

人目為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近雖責降未厭人

竄責以謝聖慈重行

辛未錢續長編卷五百二十載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

快九日侍御史陳次升言蔡卞之與章惇俱盜權先

朝為天下害卞以陰險謀之惇以凶悍行之二人同惡

相濟罪當均一臣謂惇之凶暴其害物止於一時卞則

又敗壞道術使不得歸正疑亂風俗使不得為善其害

又留於萬世也卞之爲害實不在惇下惇旣以散官安
置潭州而卞則止於近地分司適遂所欲何名爲謫人

心未服公議未厭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壬申詔降授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蔡卞降

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

巳任伯雨疏有云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甯負陞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

辛卯侍御史陳次升言右僕射曾布性稟姦邪心懷凶

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隙又近自登

宰府獨擅國權輕視同僚威福由己進拔親故羅列官

局以爲耳目任用門人置之臺諫以爲腹心又曰布在

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申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

宗國史致史官觀望變亂事實多譽王安石之善掩蔽
神宗之美又曰子弟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伏望聖
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議
疏宋史范仲淹傳云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由
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留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
升范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
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六